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百三十八 經部

大易粹言卷二十五

宋 方聞一 編

䷘ 震下 乾上

明道先生曰无妄震下乾上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若顔子之有不善豈如衆人哉惟只在於此間爾蓋猶有已焉至於无我則聖人也顔子切於聖人未達一息爾不遷怒不貳過无伐善无施勞三月不違仁者此意也 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无妄序卦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復者反於道也既復於道則合一无合字正理而无妄故復之後受之以无妄也為卦天上震下震動也動以天為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易傳

兼山郭氏曰无妄即誠也在易曰无妄至孔子文言及中庸而後言誠又至孟子則曰性善皆一也然无妄有動象故又為誠之見於有為者如是則誠然後无妄矣以其本善故誠以其誠故无妄又為三者之

序不誠則妄矣天人之分其間不能以寸伊川曰動以天則故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圖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伊川先生曰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一无者字天之道也天之化育萬物生生不窮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則所謂與天地合其德也无妄有大亨之理君子行无妄之道則可以致大亨矣无妄天之道也卦言人由无妄之道也一无也字利貞法无妄之

道利在貞正失貞正則妄也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故有一作其匪正則為過眚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无妄四德无妄而後具四德也其曰匪正有眚對无妄雷行天動也天動不妄故曰无妄天動不妄則物亦无妄易說

白雲郭氏曰自太極函三論之則无有妄无妄之別自三才之別論之然後有妄无妄分焉天之於覆地

之於載皆无妄也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者亦无妄也无妄天道也盡天道故具元亨利貞也諸卦具四德者各見其義无妄則以天道得之也匪正則妄矣妄故招眚匪正而有眚非无妄之災也災眚之義其說不一以无妄觀之則自天至者為災由人自致者為眚无妄之動貴其止於天道不知所止而往是以窮人欲而滅天理也故不利有攸往易說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内動而健剛中而應大

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伊川先生曰謂初九也坤初爻變而為震剛自外而來也震以初爻為主成卦由之故初為无妄之主動以天為无妄動而以天動為主也以剛變柔為以正去妄之象又剛正為主於内无妄之義也九居初正也○下動而上健是其動剛健也剛健无妄之體也剛中而應五以剛居中正二復以中正相應是順理

而不妄也故其道大亨通而貞正乃天之命也天命謂天道也所謂无妄也○所謂无妄正而已小失於正則為有過乃妄也所謂匪正蓋由有往若无妄而不往何由有匪正乎无妄者理之正也更有往將何之矣乃入於妄也往則悖於天理天道所不祐可行乎哉（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天動不妄則物亦无妄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故天无私覆地无私載日月无私照率歸之自然而已聖人之與天合德觀天之道執天之行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因循故常依于天理无思无為亦歸之自然而已此无妄之本也以其卦言之震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内以才言之動而健以其位言之二五得位剛中而應所以為元亨利貞也乾者大也大亨以正其天之命乎且天下雷行其動以時故自春

分而出萬物從之而出秋分而入萬物從之而入莫之令而常自然豈物物而賦之此以亨正而出彼以亨正而受此以无妄而感彼以无妄而應故能自智自力自形自色者也故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於此可見矣其或感之有正有不正養之或得或失所以為夭為壽為災為眚是謂匪正有眚之理也然則匪正有眚又何之矣故知有妄之行天之所不祐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震一索而得男剛自外來也震下而乾

上動而健也動而健則動為主矣故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内也雷動而天行則其誠无息卦之所以為无妄也動而以人為則妄矣剛中而應謂二五也五以剛健中正而位乎上二以柔順中正而應於下上下相與以正故其大亨也以正而已大亨以正非人之私智所能為也循天理而已故曰天之命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謂命者亦誠而已矣大亨以正則亨以正為體匪正則有眚非順理也故天命不

祐欲往安之乎故不利有攸往自无妄元亨利貞至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論卦之所以成无妄者主於震也動而健者動以天不以人也剛中而應九五也大亨以正无妄之道也无妄之道天也非人也故言天之命與中庸言天命之謂性孟子言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之義皆同然止於无妄而不往則天道常存不止於无妄而有攸往者是以人而滅天者也故彖之意以謂捨无妄而往者又何之焉一

捨无妄而往則為匪正矣是以人滅天以僞喪誠乖於天道此天命所以不祐也天非有心於祐不祐之間葢其道不與天合天何由而助之故孟子言盡心知性則知天存心養性所以事天葢知天事天為天所祐皆必與天合德也曰動而健則動而與天合德矣不與天合德則與天非其類故非天之所助如是行而有往又何之乎蓋聖人欲人之著誠去僞而明其天也伊川曰動以天故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此

之謂也輔嗣於此卦尤不曉聖人之旨易說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明道先生曰天下雷行付與无妄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天性豈有妄耶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各使得其性也无妄則一毫不可加安可往也往則妄矣无妄震下乾上動以天安有妄乎動以人則有妄矣劉絢師訓

○聖人之於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它天理茂對時育萬物而已○无妄災也敢問其故曰妄則欺也得

之必有禍斯有妄也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猶農之有田而不勤稼穡者荒也不亦禍乎農有勤於稼穡而復敗諸水旱其荒不亦災乎故象言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貴不妄也（並語錄）

伊川先生曰雷行於天下陰陽交和相薄而成聲於是驚蟄藏振萌芽發生（一作育）萬物其所賦與洪纖高下各正其性命无有差妄（一作忒）物與无妄也先王觀天下雷行發生賦與之象而以茂對天時養育萬物

使各得其宜如天與之无妄也茂盛也盛對之為言

猶盛行永言之比對時謂順合天時天道生萬物各

正其性命而不妄王者體天之道養育人民以至昆

蟲草木使各得其宜乃對時育物之道也易傳○天下

雷行物與无妄先天後天皆合于天理者也人欲則

偽矣鄒德久本○无妄之謂誠不偏之謂中又曰誠然後

敬未及誠時却須敬而後誠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

矣語錄○盡己為忠盡物為信極言之則盡己者盡己

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无偽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為偽矣易无妄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動以天理故也其大畧如此更須研究之則自有得處時氏拾遺

橫渠先生曰物因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无妄育不以時害莫甚焉易說

龜山楊氏曰天下雷行天之所以鼓萬物也物斯應之故曰物與无妄先王所以對時育萬物亦因天而

已矣所以无妄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物之生也本乎一氣氣之運也本乎陰陽天地者氤氳以感之爾何與於人乎曰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先王之仁得被萬物者在對時而已且日中星鳥以正仲春於是乎平秩東作宵中星虛以正仲秋於是乎平秩西成東作西成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先王之政也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則仁及於禽獸草木黄落然後斧斤入

山林則仁及於草木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則仁及於魚鼈先王之仁有及於烝民有及於禽獸有及於草木魚鼈故能如魚麗之盛多凡以對時育物而已詩云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故古之興王莫不皆然亦曰則天之明因地之利率歸之无妄而已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運乎上雷行於下无適而非天故為无妄然雷之收發有時疑其有妄也益收發非雷也

天之所運是雷為无妄也物之生死又應乎雷以從天之所運則物亦无妄矣故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茂對時育萬物者聖人以至誠任天道而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於无妄者也其茂對也育物也自然馴致之耳聖人初无容心焉易說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伊川先生曰九以剛陽為主於内无妄之象以剛實變柔而居内中誠不妄者也以无妄而往何所

一无實字

不吉卦辭言不利有攸往謂既无妄不可復有往也過則妄矣爻言往吉謂以无妄之道而行則吉也○以无妄而往无不得其志也蓋誠之於物无不能動以之脩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易所謂得志者聖賢獲其願欲者也得臣无家堯之志也貞吉升階舜之志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陽自外來而為主於内其動以天則无

往而不得志矣故吉居无妄之時利在正而已往則匪正故曰不利有攸往各有所當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先生曰卦辭言不利有攸往者謂既无妄則不可復往過則妄矣爻言往吉謂以无妄之道而行則吉也以是知伊川之得於无妄也深矣蓋卦之辭以天下之誠未有不以偽喪者故欲守正而不往顔子拳拳服膺弗失之義也爻之辭欲以无妄之道見於有行既盡己之性又盡人之性盡物之

性如是而往其為得志大矣是以吉也言於初者初震也震之動以天故也卦爻之言相為終始與中庸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之教及成己成物之義皆同易說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伊川先生曰凡理之當然者非妄也人所欲一作為欲所者乃妄也故以耕穫菑畬譬之六二居中得正又應五之中正居動體而柔順為動能順乎中正乃无妄

者也故極言无妄之義耕農之始穫其成終也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不首造其事因其事理所當然也首造其事則是人心所作為乃妄也因事之當然則是順理應物非妄也穫與畬是也蓋耕則必有穫菑則必有一作為畬是事理之固然非心意之所造作也如是則為无妄不妄則所往利而无害也或曰聖人制作以利天下者皆造端也豈非妄乎曰聖人隨時制作合一作因乎風氣之宜未

嘗先時而開之也若不待時則一聖人足以盡為矣豈待累聖繼作也時乃事之端聖人隨時而為也○未者非必之辭臨卦曰未順命是也不耕而穫不菑而畬因其事之當然既耕則必有穫既菑則必成畬非必以一无以字穫畬之富而為也其始耕菑乃設心在於求一无求字穫畬是以其富也心有欲而為者則妄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柔之為道不利遠者能遠利不為物首

則可乘剛處實則凶易說

廣平游氏曰无妄之六二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以明君子之於物也應而不唱其於事也述而不作非樂通物也樂循理而已矣循理而已則有行有為皆天命也何妄之有焉雖然六二得位矣而非尊位故其勢不得以始事得中矣而非大中故其才不足以創物是故象以為未富若夫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應時而造以每成功其為无妄孰大於

此易說

龜山楊氏曰不耕而穫不菑而畬皆行其所无事也行其所无事則无妄矣若禹之行水是也雖排淮決泗瀦川刊木无往不濟矣故利有攸往易說

白雲郭氏曰无妄之卦不利有攸往而六二利有攸往何哉蓋盡天理而動則利有攸往與无妄往吉之義同其匪正則不利有攸往也且耕而穫菑而畬天之理也苟不耕可穫乎不菑可畬乎以是爲思而後

動則利有攸往矣未富者未能足乎已也誠欲不耕而獲不菑而畬是未能成已之事而遂欲及物非无妄之道也无妄與中庸同必先成已而後成物爻象之辭互為發明葢非一意禮於坊記稱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其辭義皆異葢果欲不耕而穫不菑而畬皆妄也故凶既云凶矣何利有攸往之有而象亦不當言未富也葢不耕穫不菑畬之義自昔難通故當時傳授有如是之異者然爻辭言利有攸往必曰則

利有攸往象不曰不富而曰未富觀此二者然後得聖人之旨乃知不當有凶字也易說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陰柔而不中正是為妄者也又志應於上欲也亦妄也在无妄之道為災害也人之妄動由有欲也妄動而得亦必有失雖使得其所利其動而妄失已大矣況復凶悔隨之乎知者見妄之得

則知其失必與稱也故聖人因六三有妄之象而發明其理云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言如三之為妄乃无妄之災害也設如有得其失隨至如或繫之牛或謂設或也或繫得牛行人得之以為有得邑人失牛乃是災也借使邑人繫得馬則行人失馬乃是災也言有得則有失不足以為得也行人邑人但言有得則有失非以為彼己也妄得之福災亦隨之妄得之得失亦稱之固不足以為得也人

能知此則不為妄動矣○行人得牛乃邑之災也有得則有失何足以為得乎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妄災之大莫大於妄誅於人以陰居陽體躁而動遷怒肆暴災之甚者繫牛為說緣耕穫生詞 易說

龜山楊氏曰牛順物也耕穫所資以為用也六二以中順應乎上行人之象也而三據其前而不得進故曰或繫之牛順而見繫无妄之災也然五以中正在

上而二以中正應之非三之所能間乃三自為災耳
故曰行人之得邑人之災邑所居之邑三之謂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關子明曰无妄而災者災也有妄而災
則其所也非災之也運數適然非己妄致乃无妄之
災自妄召災所宜也災亦不能妄近人也子明之言
无妄之災最近之然曰運數適然又非也无妄无運
且无數也輔嗣以六三行謙順為无妄之災失之
矣行既違則非无妄況六三有妄乎何則六三非中

正之位居震動之極不知過於動而求止反欲應於上九妄行窮災之爻是亦妄行之人也匪正有眚之道也然亦有行之而无災者孔子所謂罔之生也幸而免者也爻辭因六三有眚之道而无眚因以明无妄无致災之道而有災也故於无妄之災之後以繫牛行人邑人重明之行人六三也妄行之人也邑人止其所者也止其所者知不利有攸往故也孟子所謂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六三知初之往吉二之利有

攸往而以動為利不知初往之吉二往之利葢有无妄之道存諸已而六三獨欲以妄得之是窮人欲而滅天理小人儌倖之道也雖得之君子不貴葢其所得不過於物之利而已於道无有焉殆不若邑人寧災而其得多矣故有或繫之牛者為行人之得而邑人受其災夫行人得牛則所得者牛而所失者无妄是得於人而失於天也邑人之災則所受者災而所守者无妄則得失一於天矣中庸曰君子居易以俟

命邑人也小人行險以徼倖行人也行人雖得牛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矣可不慎哉六爻无邑人之象能與行人之道相反者皆邑人也故因行人而邑人可明焉然由其小者言之則得失一牛耳由其大者言之則堯湯水旱皆无妄之災也於道何損焉易說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伊川先生曰四剛陽而居乾體復无應與无妄者也剛而无私豈有妄乎可貞固守此自无咎也九居陰

得為正一作貞乎曰以陽居乾體若復處剛則為一无為字過矣過則妄也居四无尚剛之志也可貞與利貞不同可貞謂其所處可貞固守之利貞謂利於貞也○貞固守之則无咎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九四以剛居陰能固有之也无應於上下无妄者也故可貞无咎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四為乾體之下震動之象草矣動草則止止則能固守天道而不失是可固有无妄者也

於道何咎之有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顔子拳拳服膺而弗失皆九四之謂也易說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伊川先生曰九以中正當尊位二復以中正順應之可謂无妄之至者也其道无以加矣疾爲之病者也以九五之无妄如其有疾勿以藥治則有喜也人之有疾則以藥石攻去其邪以養其正若氣體平和本无疾病而攻治之則反害其正矣故勿藥則有喜也

有喜謂疾自亡也无妄之所謂疾者謂若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從化之而不革以妄而為无妄之疾舜之有苗周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孫武叔是也既已无妄而有疾之者當自如无妄之疾不足患也若遂自攻治乃是渝其无妄而遷於妄也五既處无妄之極故惟戒在動動則妄矣○人之有妄理必脩改既无妄矣復藥以治之是反為妄也其可用乎故云不可試也試暫用也猶曰少嘗之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五以剛健中正而履尊位二以中順應之无妄之至不可有加矣而下猶有弗率者益无妄之疾也以藥治之則反傷其平矣此无妄之藥所以不可試也舜之時苗民逆命所謂无妄之疾也禹之徂征用益贊之言而班師知藥之不可試也禹不班師則順命之民必有被其毒者其可乎故舞干羽而有苗格勿藥之喜也然周公東征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以為考翼不可征非一人而已而周

公必征之何也葢當是時外則淮夷叛内則羣叔流言乃欲反鄙我周邦非无妄之時也與益贊之言異矣此周公之所以必征也易說

横渠先生曰體健居尊得行其志故以无妄為疾○无妄之疾疾无妄之謂也欲妄動而不敢妄是則以无妄為疾者也如孟子言有法家拂士是疾无妄者也以无妄為病而醫之則妄之意遂矣故曰勿藥有喜又曰不可試也言不可用藥治之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易以乘剛為疾豫之六五是也乘剛之疾自取之也非无妄也九五以剛乘剛居中得正无自取之道故為无妄之疾也人之有疾也或以藥石攻去其邪而復其正或損益有餘不足以適其平然此治豫之貞疾則可治无妄之疾則不可益疾以无妄而攻我我以有妄治之則天理滅矣是所以勿藥有喜藥者有妄之物也而孔子又言不可試者益深絶之戒其必不可用有妄之藥也災與疾其理相類

无妄雖有災而有有妄無災者幸也无妄雖勿藥而有有妄勿藥者亦幸也皆小人之道也凡足以害无妄者皆謂之疾易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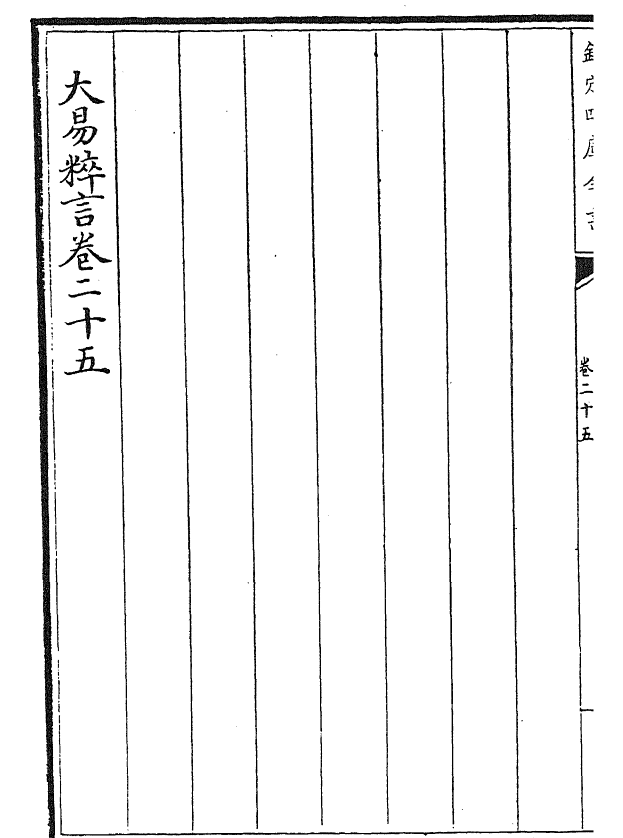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伊川先生曰上九居卦之終无妄之極者也極而復行過於理也過於理則妄也一作矣故上九而行則有過眚而无所利矣○无妄既極而復加進乃為妄矣是窮極而為災害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進而過中是无妄而行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无妄之終居乾道上行之極不可往往斯過矣故戒之以行有眚无攸利易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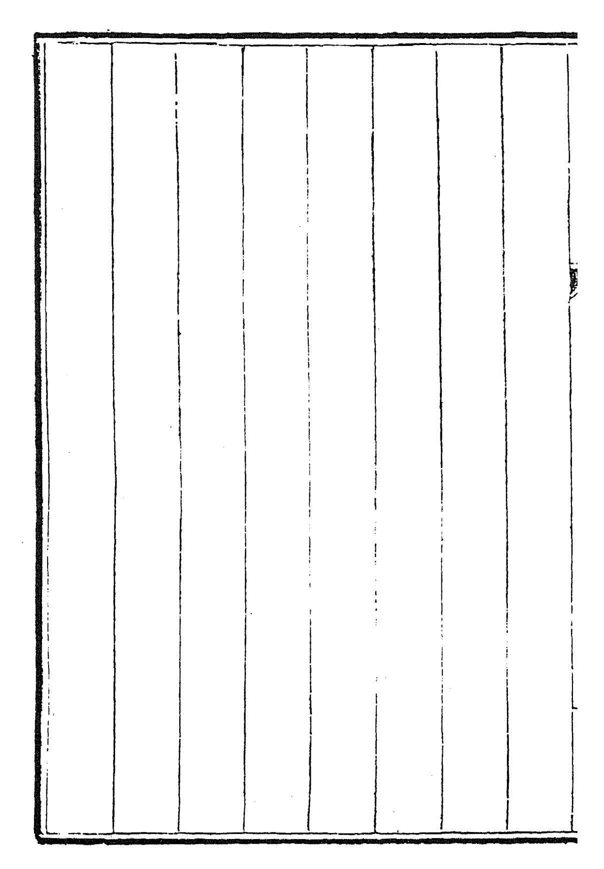
白雲郭氏曰上九居卦之極而不知止於是猶欲行焉行則失无妄之道所謂无妄之往者也是爲有眚之道也何利之有初之往吉未過也二之攸利得中也三之行人之得幸免也上九有眚窮行之災也窮之災自取也非无妄也易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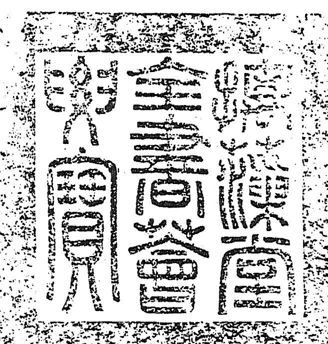


大易粹言卷二十五

謹案卷二十四第七頁後二行尚何朋來之有刋

本朋訛期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李廷敬

謄録監生臣何永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易粹言卷二十六 二十七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大易粹言卷二十六　　宋　方聞一　編

☶☰ 乾下 艮上

伊川先生曰大畜序卦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无妄則為有實故可畜聚大畜所以次无妄也為卦艮上乾下天而在於山中所畜至大之象畜為畜止又為畜聚止則聚矣一有又字取天在山中之象則為蘊畜取艮之止乾則為畜止止而後有積故止為

畜義 易傳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伊川先生曰莫大於天而在山中艮在上而止乾於下皆藴畜至大之象也在人為學術道德充積於内乃所畜之大也凡所畜聚皆是專言其大者人之藴畜宜得正道故云利貞若夫異端偏學所畜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矣既道德充積於内宜在上位以享天祿施為於天下則不獨於一无於字一身之吉天下之吉

也若窮處而自食於家道之否也故不家食則吉所畜既大宜施之於時濟天下之艱險乃大畜之用也故利涉大川此只據大畜之義而言彖更以卦之才德而言諸爻則唯有止畜之義蓋易體道隨宜取明且近者易傳

廣平游氏曰說者以大畜為君畜臣夫賢者易祿而難畜而盛德之士蓋有君不得而臣者恐无畜大賢之理如以為所畜者非成德之彥則不足以當所尚

之賢而非所謂止健也且攬羣材而並用之故重道輕祿者不足以自高宜莫如堯舜而童牛之牿豶豕之牙徒取於私欲不行豈聖君之盛德曾何健之止乎又以不家食為聖人能養賢以及萬民不待家食而民被其養矣然自古養萬民者藉令不知為政亦无家食之理況大畜尚賢之卦也其畜道之成亦曰何天之衢亨未及言養民也恐不須生此義易說

白雲郭氏曰健天德也能止天德其畜大矣惟天為

大惟堯則之堯之止健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止健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孔子之止健也能止之則畜而有之矣為大利為大貞上合乾德內之所畜也不家食以養賢外之所畜也外內止健而畜之其於濟難也何有无妄動以天大畜止天德畜之所以能動也而序卦言有无妄而後可畜者是亦无妄言不利有攸往之義也然則畜之而後能動者又大畜言利涉大川之義也二卦相終始而後

其道大備易說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伊川先生曰剛健篤實輝光以卦之才德而言也乾體剛健艮體篤實人之才剛健篤實則所畜能大充實而有輝光畜之不已則其德日新也○剛上陽居上也陽剛居尊位之上為尚賢之義止居健上為能止健之義止乎健者非大正則安能以剛陽在上與

尊尚賢德能止至健皆大正之道也○大畜之人所宜施其所畜以濟天下故不食於家則吉謂居天位享天禄也國家養賢賢者得行其道也利涉大川謂大有蘊畜之人宜濟天下之艱險也彖更發明卦才云所以能涉大川者以應乎天也六五君也下應乾之中爻乃大畜之君應乾而行也所行能應乎天无艱險之不可濟况其它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剛健篤實日新其德乃天德也○强學

者往往心多好勝必无心處一乃善也定然後始有光明唯能定已是光明矣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大抵以艮為止止乃光明時止時行動静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謙天道下濟而光明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定則自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无由光明○陽卦在上而上九又在其上故曰剛上而尚賢並易說

廣平游氏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小者之畜也古之

人有行之者若仲山甫之於宣王是也故詩人稱之曰柔嘉維則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剛上而五承之能止健大者之畜也古之人有行之者若伊尹之於太甲是也故高宗稱之曰先正保衡作我先王則補袞之闕不足道也夫人主之利勢固能利害而擅生殺矣可不謂健已乎非有大人之正德終始惟一者孰能止之昔之辯士蓋有能變亂名實而使其君虛已以聽之至於疏間親新間舊言聽計從无

不遂其意者其術智亦足以畜其君矣而君子惡之為其不正耳此大畜所以言其利貞也大人在上則天下利見而野无遺賢矣羣賢畢進則莅天職而食於朝此所謂不家食也羣賢不家食則禮義立而政事脩財用足而百志成萬邦咸寧吉孰大焉亦何難之不濟乎故曰利涉大川當是時命有德討有罪无容心焉天理而已矣故曰應乎天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艮止也乾健也一陽在上能止健大者

畜也與小畜異矣剛健篤實乾德也畜之於內則輝光日新所畜亦大矣此天在山中之象也剛上而尚賢能止健言上九也剛居一卦之上與三合志則乾道上行矣尚賢也尚賢止健非大者正其孰能之所以利正也然尚賢而不與之共天位食天祿非尚賢之義也故不家食乃吉五居尊位而應乎乾應乎天也應天而時行則无往不濟矣故利涉大川自大畜利貞至此易說

兼山郭氏曰易之稱大者凡四卦皆以賢為主大有有賢之卦也大畜畜賢之卦也大壯大者之壯大過大者之過老子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則王之為大者以賢為大也故其辭曰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利涉大川應乎天者謂二五也六五才不足而位有餘疑不可以濟難唯能應乎天无行險以徼幸之心是以必濟也而說者謂挾衆為助其末優乎

易說○健為天德大畜止健畜天德也故彖曰剛健篤

實輝光日新其德不能畜天德則見於有為者不能无妄故天德止於大畜而動於无妄也序卦曰有无妄而後可畜是為交相養之道則知无妄者動亦无妄静亦无妄而大畜一於止矣大畜圖

白雲郭氏曰卦之才能止健故内能成剛健篤實之德發於事業者又輝光而日新也剛健篤實猶中庸所謂至誠輝光所謂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也日新所謂悠久无疆也好剛者常不能下人盖有剛强不

撓之才非有德故也大舜樂取於人以為善所謂有德者也書以玄德稱之玄德天德也故剛上而尚賢者必止健得天德之大正者能之非有天德之大者不能也賢不家食祿之也書曰惟賢非后不食蓋古之人不仕无祿則耕耕而食之家食也仕而得祿以代耕則不耕不耕則非家食也至於孟子所謂廪人繼粟庖人繼肉皆養賢大烹之道不必人君蚤暮哺啜之也二五之應以艮應乾止乾之健而畜之其於

涉大川為餘事蓋有剛德可以涉難尚賢可以涉難

大畜兼之故涉大川優為之矣易說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伊川先生曰天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

君子觀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

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

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易傳○陳瑩中

荅吳國華天在山中便是芥子納須彌之義先生謂

正南北說却須彌无體芥子无量楊遵道錄

橫渠先生曰博文約禮猶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温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蓋思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正蒙○且滋養其明明則求經義將自見矣又不可徒養須覯它前言往行使畜得已德若要成德須是速行之○學不長者无它術唯是與朋友講治多識前言往行以育其德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即是養

心之術也苟以前言往行為无益自謂不能明辨是非則是不能居仁由義自弃也決矣○學者既知此心且擇所安而行之已不愧疑則闕之更多識前言往行以養其德多聞闕疑多見闕殆而今方要從頭整理將前言往行常合為一有不合自是非也人能不疑便是德進蓋已於大本處不惑雖未加工思慮必常在此積久自覺漸變學者惡其自足足則不復進並經學理窟

龜山楊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非徒資見聞而已所以畜德也畜德則所畜大矣易說○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世之學者欲以彫繪組織為工誇多鬬靡以資見聞而已故摭其華不茹其實未嘗畜德而反約也彼亦烏用學為哉孟解

白雲郭氏曰高高在上者天之體也而天道无乎不在其在人亦莫不有之皆自失之耳且以山言之一

山必不能畜天之大也而畜天之道則為有餘在人亦然故君子欲多識前聖之言以知天之德何如而可畜也欲多識往聖之行以見天之德如是而可畜也是以稽其言考其行如是而畜之則天德盡在是矣故能畜其德也其德者謂剛健篤實輝光日新之天德也此所以為大畜也歟且識孔子之言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知天之德以是而畜之也識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則見天之德以是而可畜

也故知帝堯孔子之言行如此是為多識前言往行矣所以能畜其德也然自其不可名而言之則曰天道自其可名而言之則曰天德其實一也畜以德為本故大畜言畜其德小畜言懿文德能畜天德斯能行天道矣（易說）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伊川先生曰大畜能（一作艮）止畜乾也故乾三爻皆取被止（一作止之）為義艮三爻皆取止之為義初以陽剛又

健體而居下必上進者也六四在上畜止於已安能敵在上得位之勢若犯之而進則有危厲故利在已而不進也在它卦則四與初為正應相援者也在大畜則相應乃為相止畜上之與三皆陽則為合志蓋陽皆上進之物故有同志之象而无相止之義○有危則宜已不可犯災危而行也不度其勢而進有災必矣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趨其應則有二三之阻故不若已也 易說

廣平游氏曰且賢者之畜君亦必有道焉量而後入信而後諫不量而入則將至於失身未信而諫則君必以為謗已故初則有厲而利已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健而上行乾德也然陽微而居一卦之下為上所畜有厲也進則犯災矣故利已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道上行今居下焉有難畜之象惟聖人則安而畜之賢人則利而畜之中人之才則勉强而畜之必不使有失於天德也失天德則納諸陷阱

其危可立而待然人雖知危之可畏而不知危之為利知危之可畏者不知反身脩德之道也知危之為利者盖以危而脩德則无犯災之理反所以為己之利也故古之人以宴安為酖毒如此則有厲為利已明矣畜德之初盖有出於勉强知之而未必好之者故因有厲而畜其德也如艮之九三為力止之道則曰厲薰心同意若夫聖人則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盖其脩德不繫乎有厲无厲是以其身常安

而國家可保故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初九不足以與此利已者非若利吾身之利蓋誠利於治已也（易說）

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伊川先生曰二為六五所畜止勢不可進也五據在上之勢豈可犯也二雖剛健之體然其處得中道故進止无失雖志於進度其勢之不可則止而不行如車輿脫去（一有其字）輪輹謂不行也○輿說輹而不行者

蓋其處得中道動不失宜故无過尤也善莫善於剛中柔中者不至於過柔耳剛中中而才也初九處不得中故戒以有危宜已二得中進止自无過差故但言輿說輹謂其能不行也不行則无尤矣初與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與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强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不阻於三則見童於四不躁進者位中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二則與說輹二得中矣有剛中之德有載上之才猶有待而後行非不欲行也道合則從不可則去此中无尤之道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五居尊位與二為應能上健者也二以剛中為上所畜雖欲上行不可得也故曰與說輹言不行也以其得中故无尤易說

白雲郭氏曰人心操則存捨則亡古之人必求其放心而後謂之學者以不能操其心而止之則不能畜

德故也畜之初未能力也畜之中則不得不力止之矣故九二有輿說輹中无尤之辭焉輿說輹蓋必止不行之象止而說之則不失其中故无尤不能說而止雖中亦尤也孔子絕四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雖孔子之聖亦必絕而毋之然後天德可存而孔子乃能配天況衆人乎故貳過遷怒皆放心之小者顏子未嘗有焉亦可謂庶幾畜天德者矣此中庸所以言慎獨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然後

天命之性可使不失不然則物交物而引之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矣至孟子則曰我四十不動心蓋亦說轅之道也易說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衞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伊川先生曰三剛健之極而上九之陽亦上進之物又處畜之極而思變也與三乃不相畜而志同相應以進者也三以剛健之才而在上者與合志而進其

進如良馬之馳逐言其速也雖其進之勢一作志速不可恃其才之健與上之應而忘備與慎也故宜艱難其事而由貞正之道輿者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防當自一无自字曰常閑習其車輿與其防衛則利有攸往矣三乾體而居正能貞者也當其銳進故戒以知難與不失其貞一作正也志既銳於進雖剛明有時而失不得不誠也○九三所以利有攸往者以與在上者合志也上九陽性上進且畜已極故不下畜三而與

一有三字合志上進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不防輿衛而進歴二陰則或有童牿說輹之害不利其往也本乎天者親上故上合志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九二輿說輹至於三位高而近君矣故良馬逐然世治不輕國有道不變塞焉故利艱貞猶且自戒曰閑吾輿以習其載閑吾衛以防其逸力厚而義不行才全而用有序上非我應也而其德同已非上比也而其志合内之畜於已者如此其周外之

畜於君者如此其審則安往而不利哉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三居乾體之極能健行者也故曰良馬逐恃才而往易而不知戒則行或蹟矣故利艱貞曰閑輿衛輿以行遠閑之則无覆轍之虞衛以自防閑之則无失守之患此戒慎之至也然畜極而反理之常然上九雖有止健之才當畜道之窮變而通之之時也三為正應則與之合志矣故利有攸往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三乾為馬三陽至此而並進良馬角

逐之象也三陽之進有正有不正者焉則其從之難是以利艱正也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故曰閑輿衛然後利有攸往方上九何天之衢往則合志也必也擇利於其身擇利於其君是則二三其德者也何畜賢之有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能止健而畜德无若九二說輹之道也說輹止健而有之夫欲何為哉盖欲施之天下國家非獨善其一身而已此中庸之道也大畜之健中庸

天命之性也止健率性之道也九三良馬逐脩道之教也故中庸言能盡其性則盡説輹之義矣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此良馬逐利有攸往之義也良馬逐利有攸往蓋言用道也聖人之畜德確乎不可拔及其用也推而放諸四海而準雖有良馬之逐所以合天衢之志也良馬正為乾象言良馬則知九三畜乾之德至於用九矣然自輿説輹之止至於良馬逐之用中庸之道已備矣蓋參天地贊化育之時上合天地

之志猶曰利艱貞閑輿衛盖惺有失焉此中庸始言戒慎恐懼慎獨終言不愧于屋漏之義不然則湯之慄慄危懼文王小心翼翼詩書何取焉易說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伊川先生曰以位而言則四下應於初畜初者也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牛而加牿大善而吉也槩論畜道則四艮體居上位而得正是以正德居大臣之位當畜之任者也大臣之任上畜

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惡人（一无人字）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上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違拂下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莫若止之於初如童牛而加牿則元吉也牛之性觝觸以角故牿以制之若童犢始角而加之以牿使觝觸之性不發則易而無傷以況六四能畜止上下之惡於未發之前則大善之吉也

○天下之惡已盛而止之則上勞於禁制而下傷於

刑誅故畜止於微小之前則大善而吉不勞而无傷故可喜也四之畜初是也上畜亦然並易傳○教人之術若童牛之牿當其未能觸時已先制之善之大者其次則豶豕之牙豕之有牙既已難制以百方制之終不能使之改唯豶其勢則性自調伏雖有牙亦不能為害如有不率教之人却須置其檟楚別以道格其心則不須檟楚將自化矣李顒師說

廣平游氏曰九三良馬逐利艱貞夫然後禁於未發

如六四故為童牛而牿加馬格其非心如六五故為豶豕之牙葢六四純隂而勢順賢者以剛克止之則牿牛之象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四居艮體之下與初為應畜初者也初雖乾體有健行之才陽微而未壯也故有童牛之象焉夫牛善觸者也童牛角始生未能觸者也牿之則易制矣四履近尊之位大臣任畜之責也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畜民之惡如童牛而牿之則元吉而

有喜矣至其過惡已成而畜之雖有比干之忠臯陶之刑不能勝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四大畜之六四臣位也臣有止君之象六五君位也君有畜天下之象何以言之經曰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大正者主乎艮也艮之能止者主乎四五之二爻六四以至柔而接乎下初九以剛健而應乎上上下之情通而能行止之時也方初九私慾之未行而能畜之將順於其早正救於其

小也古之人君垂衣拱手不下袵席之上冕而前旒以蔽明黈纊充耳以塞聰前疑後丞左輔右弼王居中无為以守至正其止之有素也必也好惡之已形嗜慾之已著而欲面折廷爭攖龍鱗犯嚴顏自謂曰我能事君我能事君何知之晚也故成王翦桐之戲而唐叔以封非周公孰為之蓋將順之於其早正救之於其小故也然則六五畜天下者如之何書曰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是以貴除其本也民惟邦本

本固邦寧是則有固本之道也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為之書契除民訟之本也周人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絶酒禍之本也詩首關雎之義明夫婦之道成父子之親也春秋書王正月公即位立君臣之正也父子親君臣正使父父子子夫夫婦婦而各止其分義豈一朝一夕之能哉蓋申其義去其害之有素是殰豕之牙之義也夫然後仁者不遺其親義者不後其君日月所照霜露

所墜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夫是之謂大畜也然六四者能盡事君之一心故能有喜六五賴及於天下故言有慶亦小大之異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四在上卦之初蓋知早辯而止之於初者止於初則天理不失而人偽不萌故能全其天童牛全其天者也亦猶人之赤子也自童牛而後角角而充之其很戾鬬争之性斯无不至自赤子而充之放其良心亦无不至牛豈无童牛之善人豈无赤子

之心哉皆以其放不知止故人欲日窮而天理日滅也孟子言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此童牛之牿之象也吉孰大於是哉牿牢之也童牛不必牿而牿之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也赤子之心良心也中庸天命之性也誠是已易說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明道先生曰豶豕之牙吉不去其牙而豶其勢則自善矣治民者不止其爭而教之讓之類是也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六居君位止畜天下之邪惡夫以億兆之衆發其邪欲之心人君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夫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一无視字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而牙為猛利若强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雖縶之維之不能使之變也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君子法豶豕之義知天下

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饑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一作耕）桑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故止惡之道在知其本得其要而已不嚴刑於彼而修政於此是猶患豕牙之利不制其牙而豶其勢也○在上者不知止惡之方嚴刑以敵

民欲則其傷甚而无功若知其本制之有道則不勞无傷而俗革天下之福慶也并易傳○豶豕之牙豕牙最能噬害人只制其牙如何制得今人為惡却只就它惡禁之便无由禁止此見聖人機會處楊遵道錄

廣平游氏曰六五柔質而處剛又當尊位質柔則嗜慾易以深處剛則躁競易以逞當大畜之時賢者以大中之道正其大本則豶豕之象也禁於未發故能使之弃所習捐所能而人斯與之矣故有喜格其非

心則窒其原矣非特禁未發而已也且幽王之惡大矣而當時大夫欲訊其心以畜萬邦則畜君之要正在於格其非心而已故取象於豶豕而无嫌於六五也葢豕之為象其躁忿足以傷物而賊仁其嗜慾足以伐性而滅義令而窒其原則貪欲之情可化為不求而義不可勝用矣躁忿之質可化為不忮而仁不可勝用矣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則非特人與之而已天斯祐之矣故有慶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五君位也為大畜之主任天下之畜者也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亂則民之亂以有欲也故先王畜天下之惡靜亂而息民在窒其欲而已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民之不竊在上之不欲耳非刑威所能禁也五以柔順大中而履尊位其畜天下能不以威刑者也故曰豶豕之牙吉豕牙躁動而難制非力之所能勝也豶之以窒其欲則躁動自息矣此先王畜天下之道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五書之費誓曰今惟淫舍牿牛馬先儒以牿為牢閑疑其非横木也豶豕者去其勢也去其勢安在有牙而不可犯也童牛之牿殆謂馴之於初豶豕之牙殆謂絶其勢而制之止也不然則繫于金柅且不能制其蹢躅也久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不能止之於初如童牛之牿如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或至於有害當如九二說輹之道故言豶豕之牙也牛之所以為害者角也豕之所以為害

者牙也童牛則止於角未生之初故其止也易豕既有牙斯不可止必除其牙則不為害矣是猶君子必盡去人欲然後天性良心可得而復也童牛未嘗失天性无欲可去故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似之豕牙已有失矣蓋已陷於人欲者故求其放心之論似之能求其放心是以吉而有慶也復之不遠復顏子之克己復禮其義皆相近有喜者自得於一心而已有慶者喜之廣大及物之意蓋五為君道與四不同能盡

已之性以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其慶豈不大哉易說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伊川先生曰予聞之胡先生曰天之衢亨誤加何字事極則反理之常也故畜極而亨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大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極既當變又陽性上行故遂散也天衢天路也謂虚空之中雲氣飛鳥往來故謂之天衢之亨謂其亨通曠闊无有蔽阻也在

畜道則變矣變而亨非畜道之亨也○何以謂之天衢以其无止礙道路大通行也以天衢非常語故象特設問曰何謂天之衢以道路大通行取空豁之狀也以象有何字故爻下亦誤加之并易傳

橫渠先生曰其道大行也升於天何待衢路而進言无所不通也衢字當為絶句艮為止上二陰也不以止其類也故亨易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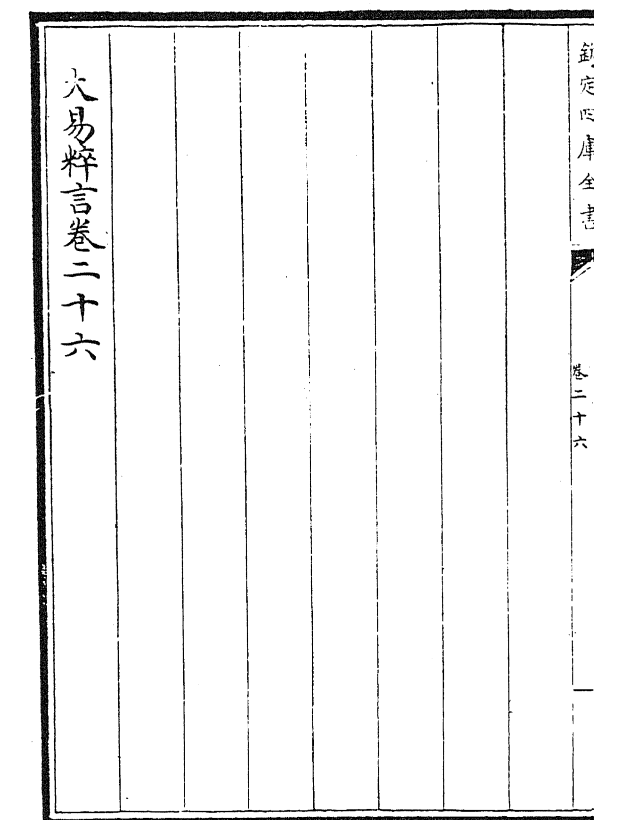
廣平游氏曰畜道之成至於天人交助則賢路自我

而四達矣故上九曰何天之衢亨賢路而謂之天衢言陟降之當於天心也彖曰剛上而尚賢則大畜之義主於上九也然崇俊良以列庶位而推轂賢路使天下无家食之賢者上九之任也故其爻以何天之衢為言天下至於无家食之賢則道之大行孰盛於此此大畜所以為先王之盛時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大畜之終畜極而反則乾道上行矣故天衢亨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孟子曰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如童牛之牿豶豕之牙如不失赤子之心求其放心豈非其性哉能盡是性是以至於天之衢也何天之衢聖人止於天道矣止於天道然後萬物各正性命保合大和是以道大行而亨也以在上言之則蕩蕩乎民无能名之時也以在下言之則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之時也方是時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雖日月所照霜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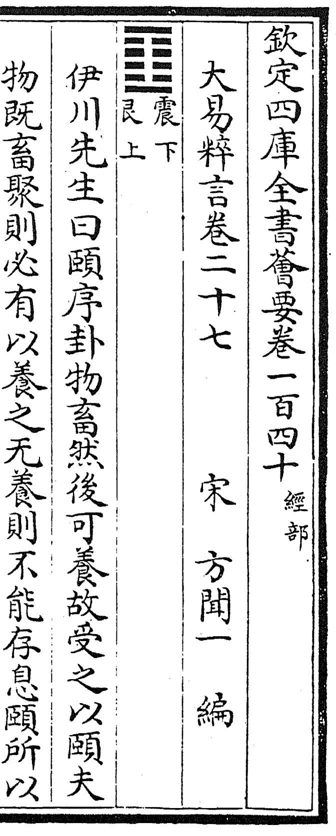
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其上九之謂歟究觀大畜上下卦三爻各相類童牛之牿則知利已之厲矣豶豕之牙則説輹矣良馬逐則何天之衢矣蓋艮之所止者乾之健也乾之健為艮之所止也是以三爻各相類特君臣之道不同耳然尚賢之義六爻有之乎曰止健與止賢畜德與畜賢其義皆一反求尚賢之義於六爻之中亦猶止健畜德之道也特尚賢為大畜之一耳止健畜德足以兼之



大易粹言卷二十六

大易粹言卷二十七

宋　方聞一　編



震下艮上

伊川先生曰頤序卦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夫物既畜聚則必有以養之无養則不能存息頤所以次大畜也卦上艮下震上下二陽爻中含四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人頤頷之象也頤養也人口所以飲食養人之身故名為頤聖人設卦推養之義大

至於天地養育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與人之養生養形養德養人皆頤養之道也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易傳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伊川先生曰頤之道以正則吉也人之養身養德養人養於人皆以正道則吉也天地造化育養萬物各得其宜者亦正而已矣觀頤自求口實觀人之所頤

與其自求口實之道則善惡吉凶可見矣易傳

横渠先生曰觀頤辨養道得失欲觀人處已之方易說

白雲郭氏曰頤之為象上下二陽中含四陰虛中而實外上止下動飲食之象也頤養也飲食所以自養也天下之養自養生養心養德養人其養雖不一然非如頤之虛中則口實无自而致養必有虛以容之斯足以受養矣故卦辭秪以觀頤口實為言以明頤之道以虛中為主故也況飲食之養朝夕有常不可

變者如此然後盡頤養之道所以必取飲食之象而
頤非止於飲食而已也聖人立象以盡意故言簡而
理明如此易說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
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
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貞吉所養者正則吉也所養謂所養之
人與養之之道自求口實謂其自求養身之道皆以

正則吉也○聖人極言頤之道而贊其大天地之道則養育萬物養育萬物之道正而已矣聖人則養賢才與之共天位使之食天祿俾施澤於天下養賢以及萬民也養賢所以養萬民也夫天地之中品物之衆非養則不生聖人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養天下至於鳥獸草木皆有養之之政其道配天地故大夫子推頤之道贊天地與聖人之功曰頤之時大矣哉或云義或云用或止云時以其大者也萬

物之生與養時為大故云時（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頤之象也口之於飲食人所資以為養也故頤養也夫觀頤觀其所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是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體有小大不以小害大自養之道也天地養萬物失其正則陰陽繆戾而物不遂其生矣聖人養賢不以正賢者不安其位而民不被其澤矣一人之身无尺寸之膚不養也務養其小體則飲

食之人而人賤之矣故頤正則吉反是則凶之道也夫天地之養萬物聖人之養賢與人之自養各當其可而後得其正得其正而後吉則頤之時豈不大矣哉自頤貞吉止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人與萬物莫不有所養然有養之以正養之非其正者養之以正則得所養養之非正則失所養是以養正則吉也欲觀天下之所養必觀口實自養之義則得頤之道矣莫非天下之所養也雖大

至於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皆是也以其頤之大者自求於口實頤養之中皆得之矣則頤之時非止飲食口體而已豈不大矣哉卦言觀頤彖稱其大皆謂不可以飲食小者為盡頤也易說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伊川先生曰以二體言之山下有雷雷震於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荄發其萌芽為養之象以上下之義言之艮止而震動上止下動頤頷之象一有也字以卦

形言之上下二陽中含（一无含字）四陰外實中虛頤口之象口所以養身也故君子觀其象以養其身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不唯就口取養（一无養字）義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在身為言語於天下則凡命令政教出於身者皆是慎之則必當而无失在身為飲食於天下則凡貨資財用養於人者皆是節之則適宜而无傷推養身之道（一有則字）養德養天下莫不然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山下有雷畜養之象易說

龜山楊氏曰言語飲食皆取頤之象也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則亂之階也故書曰惟口出好興戎可不慎乎飲食以養人務養其口恱而不知節則取賤之道也夫如是皆非頤正之義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山以形雷以氣故言語主於氣飲食主於味方其知所養也則味生形而有餘不足隨之氣生精而善惡隨之此君子宜知慎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山附於地其養物以形也雷動於天其養物以氣也此天地致養萬物之道也在人之養亦无異此故天地以形氣而養物而人亦受養於形氣之間是以君子慎言語而節飲食也然頤以虛中為主雖以言語飲食為致養之道而為虛中之患者亦言語飲食也言語出於虛者也飲食入於虛者也出而為患於是慎之入而為患於是節之頤養之道斯為至矣蓋君子知言語飲食之不能无也使不為養

之之患者其唯慎而節之乎天下之虛其患皆如是
所以去其患者亦莫不然也易說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
也
伊川先生曰蒙之初六蒙者也爻乃主發蒙而言頤
之初九亦假外而言爾謂初也舍爾之靈龜乃觀我
而朶頤我對爾而設初之所以朶頤者四也然非四
之謂也假設之辭爾九陽體剛明其才智足以養正

者也龜能咽息不食靈龜喻其明智而可以不求養於外也才雖如是然以陽居動體而在頤之時求頤人所欲也上應於四不能自守志在上行說所欲而朶頤者也心既動則自失必矣迷欲而失己以陽而從陰則何所不至是以凶也朶頤為朶動其頤頷人見食而欲之則動頤垂涎故以為象○九動體朶頤謂其說陰而志動既為欲所動則雖有剛健明智之才終必自失故其才亦不足貴也人之貴乎剛者為

其能立而不屈於欲也貴乎明者為其能照而不失於正也既惑所欲而失其正何剛明之有為可賤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體躁應上觀我而朶其頤求養而无恥者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龜能前知靈於物者也咽息不食非志於養者也初自外來而為主於内震之體也四止於上而初動於下以應之朶頤之象也朶動其頤也一

陽在下有剛明之才而求養於上則匪正矣舍靈龜之象也舍靈龜而觀朶頤則人賤之矣故凶而不足貴也爾對我之辭爾謂初四謂我爾非四之謂也假設之辭耳易說

兼山郭氏曰初九龜之所養也内内以氣為主人之所養也外外以食為主故食氣者壽食味者夭理固然也故曰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然養氣有三下焉者强其氣而已若孟施舍之養勇是也曰視不勝猶

勝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无懼而已矣中馬者保其氣如莊子所謂吹嘘呼吸吐故納新彭祖壽考之所好也上馬者充其氣若孟子所謂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无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此養正之大也孟子言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則朶頤口體之養又何足為貴乎初九頤之始未知所進故戒之如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頤之善者莫善於龜之為物也盖言語

飲食人所以致養亦所以為頤之患遠取諸物獨龜不以是而壽舉頤之患息矣不亦善乎初九在頤之初可求善道自養而舍之反觀朶頤之患是失其所守之貞者也頤之道貞則吉非貞則凶初九之凶自取之也然初九與六四為應捨陽求隂捨善求不善是捨君子而為小人又何足貴乎頤之取龜亦猶艮之取背易說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伊川先生曰女不能自處必從男陰不能獨立必從陽二陰柔不能自養待養於人者也天子養天下諸侯養一國臣食君上之禄民頼司牧之養皆以上養下理之正也二既不能自養必求養於剛陽若反下求於初則為顛倒故云顛頤顛則拂違經常不可行也若求養於丘則往必有凶丘在外而高之物謂上九也卦止二陽既不可顛頤于初若求頤于上九往則有凶在頤之時相應則相養者也上非其應而往

求養非道妄動是以凶也顛頤則拂經不獲其養爾妄求於上往則得凶也今有人才不足以自養見在上者勢力足以養人非其族類妄往求之取辱得凶必矣六二中正在它卦多吉而凶何也曰時然也陰柔既不足以自養初上二爻皆非其與故往求則悖理而得凶也〇征而從上則凶者非其類故也往求而失其類得凶宜矣行往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凡頤之正以貴養賤以陽養陰所謂經

也頤卦羣陰皆當聽養於上六二違之反比於初以陰養陽顛頤者也羣陰上所聚養者也六二亂經於聚養之義失陰類之常故以進則凶易說

廣平游氏曰聖人推言頤之為道以為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則以上養下頤之正也若在上而反資養於下則於頤為倒置矣此二與四所以俱為顛頤也然二之志在物而四之志在道故四顛頤而吉而二則征凶也何以知其然耶盖六二居中得

正宜足以自守矣然在下體疎遠而未有禄又動體也宜於處約未能自安故降志以求初初方一意於應四而不荅也則又將求其類以趨五五非其應又力不足以自養而何暇養人乎故二為行失類此以知其志之在物也○夫自養以有所養養德以需天下之求頤之常理也今至於屈已以求諸人則失理之常矣此二之求於五五之資於上所以俱為拂經也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以上養下相應以相養理之經也二以陰柔不能自養而卦惟陽皆非其應而下求於初顛頤拂經也丘在外而高上九之象也上而求之則行失類矣故征凶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二雜卦曰頤養正也象曰養正則吉也而六二六四皆謂之顛頤何也王輔嗣曰養下曰顛或謂以下養上為顛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謂養下曰顛者非也孟子曰无君子莫治

野人无野人莫養君子謂以下養上為顛亦非也且頤之象下動而上止交相為養者也然則何以謂之顛乎王昭素曰以陰養陽謂之顛老子言天之道損有餘以補不足蓋陰常乏而陽常有餘以不足奉有餘是以謂之顛也然六二六四吉凶不同何也曰六四之應正六二之比不正是以或以吉或以凶也二之應五常道也五才不足於山丘之象也既顛以養初又不應于五以是征行失類之象也蓋陰與陰陽

與陽類也五雖无應當自靖以待之而致養於初且失類而凶凶由于失類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下之理陽足以養陰而陰則受養而已盖陰道不足无及人之力也二五相應者也二陰不足而求養於五五陰不足无以致養失頤養之道故曰顛頤若是則二五又違經常相應之理矣故又曰拂經五艮也艮為山而曰于丘頤者山之養物之道不足故也是為五之象也必欲征行求養徒凶而

已二五類也不得其養故言失類先儒為頤征凶當作于丘頤盖言丘之所養異乎山也易說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伊川先生曰頤之道唯正則吉三以陰柔之質而處不中正又在動之極是柔邪不正而動者也其一有又字養如此拂違於頤之正道是以凶也得頤之正則所養皆吉求養養人則合於義自養則成其德三乃拂

違正道故戒以十年勿用十數之終謂終不可用无所往而利也○所以戒終不可用以其所由之道大悖義理也并易傳

橫渠先生曰履邪好動係說於上一作係而說上不但拂經而已害頤之正莫甚焉故凶易說

龜山楊氏曰頤正則吉六三頤不中正而居動之極拂頤之正也故十年勿用十年勿用則終不可用矣夫何利之有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三十年數之終也孔子曰三多凶凡以三不當位而居上下之際違本卦之義所以多凶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二言拂經謂違二五相應之常此言拂頤則違頤之道矣故象言其大悖也六三之凶宜矣六三有應而凶者蓋上止下動為頤之道今居上下之際過於動而不知止以動為貞則凶矣是以十年勿用无所利也易每以十年然後反常則人之一失

必十年而後復可不慎哉易說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伊川先生曰四在人上大臣之位六以隂居之隂柔不足以自養況養天下乎初九以剛陽居下在下之賢也與四為應四又柔順而正是能順於初頼初之養也以上養下則為順今反求下之養顛倒也故曰顛頤然已以不勝其任求在下之賢而順從之以濟

其事則天下得其養而已无曠敗之咎故為吉也夫居上位者必有一作其才德威望為下民所尊畏則事行而衆心服從若或下易其上則政出而人違刑施而怨起輕於陵犯亂之由也六四雖能順從剛陽不廢厥職然質本陰柔賴人以濟人之所輕故必養其威嚴耽耽然如虎視則能重其體貌下不敢易又取於人者必有常若間或无繼則其政敗矣其欲謂所須用者必逐逐相繼而不乏則其事可濟若取於人

而无繼則困窮矣既有威嚴又所施不窮故能无咎也二顛頤則拂經四則吉何也曰二在上而反求養於下下非其應類故為拂經四則居上位以貴下賤使在下之賢由己以行其道上下之志相應而一无在字施於民何吉如之自三以下養口體者也四以一有澤字上養德義者也以君而資養於臣以上位而賴養於下皆養德也○顛倒求養而所以吉者蓋得剛陽之應以濟其事致己居上之德施光明被于天下吉孰

大畜傳　並易

横渠先生曰體順位陰得頤之正以貴養賤而得賢者雖反陽爻養陰之義以上養下其施光矣然以柔養剛非嚴重其德廣大其志則未免於咎　易說

廣平游氏曰六二行失類至於六四則其志正矣其位近君矣官尊禄厚足以无求矣而汲汲於應初非好善忘勢又將與賢者共之不能為此若孟獻子之家有友五人焉者近是矣且嗜欲深者其天機淺而

士大夫之志或涉於重外則人人得而易之矣今六四之所取重者在此而不在彼則瞻視尊嚴儼然人望而畏之故如虎視眈眈而所欲皆得也欲仁而得仁則无惡於欲矣誰能推咎之哉故四之顛頤乃爲上施光此以知其志之在道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四與初正應也以上養下頤之正也陰柔不足以致養而下求於初顛頤也然陰資於陽得所養矣故吉與三之拂頤異也居近尊之位大臣任

頤之責者也才雖不足而履正居位人所欽畏也故有虎視眈眈之象初以剛明之才應於上一於奉上者也上之所資能充其欲也故有其欲逐逐之象逐逐言相繼不乏也如是故无咎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四之顛頤以約為養宜有虎視之威制逐逐之欲故能上施而光古人謂禦夷狄者不一而足其在茲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居上而求養於下者亦失頤養之道故

謂之顛頤顛頤一也所以為顛頤則異也經曰頤養正也又曰養正則吉故知求養正於下者是能養其德也故吉不知求養正於下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故凶此其所以異也六四所居者正所應者正獨得養正之道故一爻之中具求養自養養內養外之義是以吉且無咎而為上施之光也且顛頤求養也虎視眈眈其欲逐逐自養也虎視眈眈然所以養威容於外又逐逐然去其多欲所以養心於其內也詩云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故古之人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无實若虛此顛頤求養之道也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所謂虎視耽耽以養其外者如此顏子克己而非禮勿視是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所謂其欲逐逐以養其內者如此夫子絕四而毋意毋必是也彖曰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觀六四之所養則顛頤求養是也觀六四之自養則虎視養其外逐欲養其內是也六四雖无養

賢及萬民之位而其養德之正亦可謂大人之事矣不然則不知養正之道而失顛頤之吉其求下也不過上下征利養口體而已所謂觀我朶頤凶者也若是者外安得有可畏之威而内安能无欲哉上施光者易以謙為光以益為光謙卦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又曰謙尊而光益卦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六四求下養德亦庶幾謙益之光者歟易說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

上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頤之時居君位養天下者也然其陰柔之質才不足以養天下上有剛陽之賢故順從之頼其養己以濟天下君者養人者也反頼人之養是違拂於經常既以己之不足而順從於賢師傅上師傅之位也必居守貞固篤於委信則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故吉也陰柔之質无貞剛之性故戒以能居貞則吉以陰柔之才雖倚頼剛賢能持循於平時

不可處艱難變故之際故云不可涉大川也以成王之才不至甚柔弱也當管蔡之亂幾不保於周公況其下者乎故書曰王亦未敢誚公賴二公得終信故艱險一作艱難之際非剛明之主不可恃也不得已而濟艱險者則有矣發此義者所以深戒於為君也於上九則據為臣致身盡忠之道言故不同也○居貞之吉者謂能堅固順於上九之賢以養天下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聽養於上正也以陰居頤卦之尊拂經

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六五履尊位而德不稱德雖不稱位而其富固无敵矣所以不足者非物也乃能親上九之賢委已以聽之亦庶乎有以養萬民矣而六二之有求方且養其私而已此五之拂經所以異於二也雖然六五質柔而止體也喜蹈常畏興事其資然也見善未必明用心未必剛故以之守文以持正可也若應變以成務則非其任矣盖疑間一生則危亂之機

將不可解故居正則吉而不可涉大川也○不可涉大川為六五之君言之也利涉大川為上九之臣言之也使大臣之才如上九足以養天下而人主順以從之其茂不濟矣此周公復政之後成王所以四征不庭制禮作樂六服承德也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人君養天下頤之經也五居君位從上以資養拂頤之經也居不失正則吉以是涉難則不可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五為一卦之主其才不足非徒无以養天下雖六二之應亦不能致養非養賢以及萬民之道也故亦曰拂經苟能以柔道自居守正不失足以自養其身凶禍亦无自而至是以吉也然柔道不可以有為故不可涉大川柔道好從人故順以從上上九有剛陽之才而知止者是以得其所從而成已之吉也六二拂經蓋違相應之理六五拂經以違大君之道其言雖同而各有所辨 易説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伊川先生曰上九以剛陽之德居師傅之任六五之君柔順而從於已賴已之養是當天下之任天下由之以養也以人臣而當是任必常懷危厲則吉也如伊尹周公何嘗不憂勤兢畏故得終吉夫以君之才不足而倚賴於已身當天下一有之字大任宜竭其才力濟天下之艱危成天下之治安故曰利涉大川得君如此之專受任如此之重苟不濟天下之艱危何足

稱委遇而謂之賢乎當盡誠竭力而不顧慮然惕厲則不可忘也○若上九之當大任如是能兢畏如是天下被其德澤是大有福慶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由頤自危然後乃吉者下有衆陰順從之慶驕則有它吝此卦得養之正者方利涉大川蓋養然後可動耳（易說）

廣平游氏曰六五居正則吉乃如上九之賢則頤之時所謂養賢以及萬民者皆自我出匹夫匹婦无不

與被其澤矣夫然故天下信之衆賢助之人主親見其功業而深知其所存徧知其所為任之必專小人莫得以間之天亦誘其衷矣故其迹雖厲而其理則吉此所以利涉大川而大有慶也夫以身徇國引濟于艱難固大臣之職也詎肯臨危而顧其身哉惟欲善其後以每成功則亦審其時而已矣若成王未知周公之時則不可涉大川六五是也若周公既見察於成王之後則涉大川而利矣上九是也説者謂以

上養下為顛頤是以顛為正矣故用伊川説易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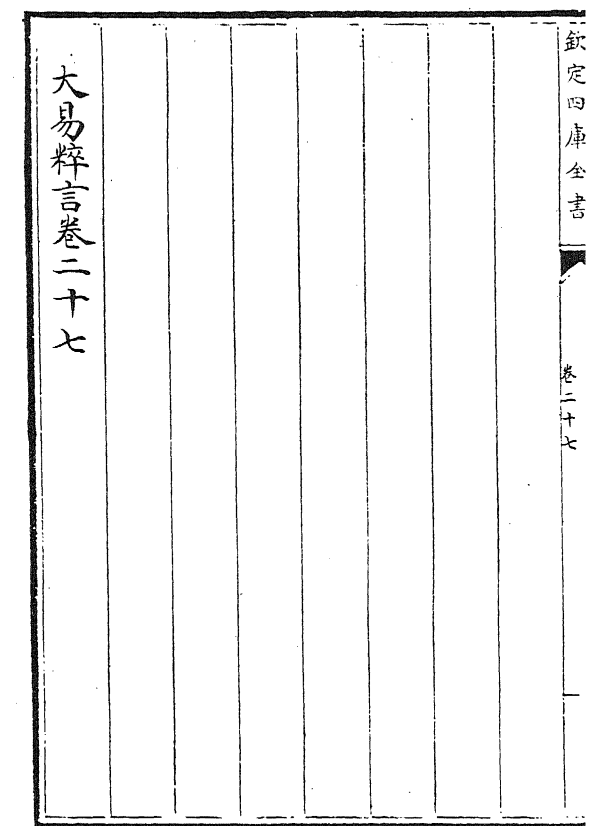
龜山楊氏曰卦惟二陽而上九居一卦之上衆陰由之以養也履師傅之位任人君之責危疑所集也危者安其位者也故厲乃吉厲者不安其位之謂也如是雖涉難有慶矣易説

兼山郭氏曰上九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未之有也上九雖不居有為之地自下而升為頤之主能養賢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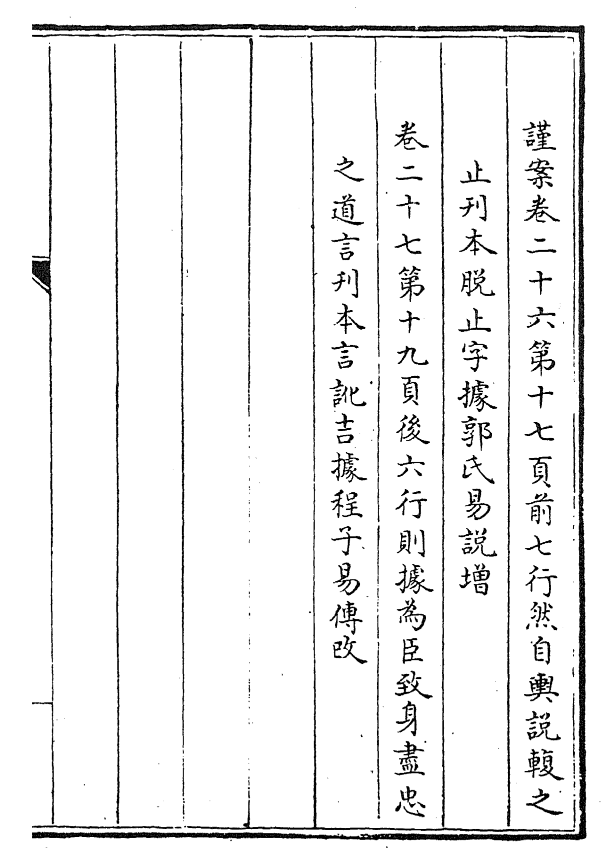
及萬民之象也故能涉險濟難雖危而吉也故孔子曰頤之時大矣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豫之由豫以九四之剛德也頤之由頤以上九之剛德也初九非不剛也在頤之初未足以自養況養天下乎此天下之養所以必由於上九居人臣之極位以養天下其事危矣知其危而不忘是以吉也不知其危而安其位則凶矣利涉大川者由頤之才也大有慶者天下得其所養也禹思天下有

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伊尹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如己推而納之溝中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由頤之道蓋自任天下之重者如禹稷伊周為能盡之易說



大易粹言卷二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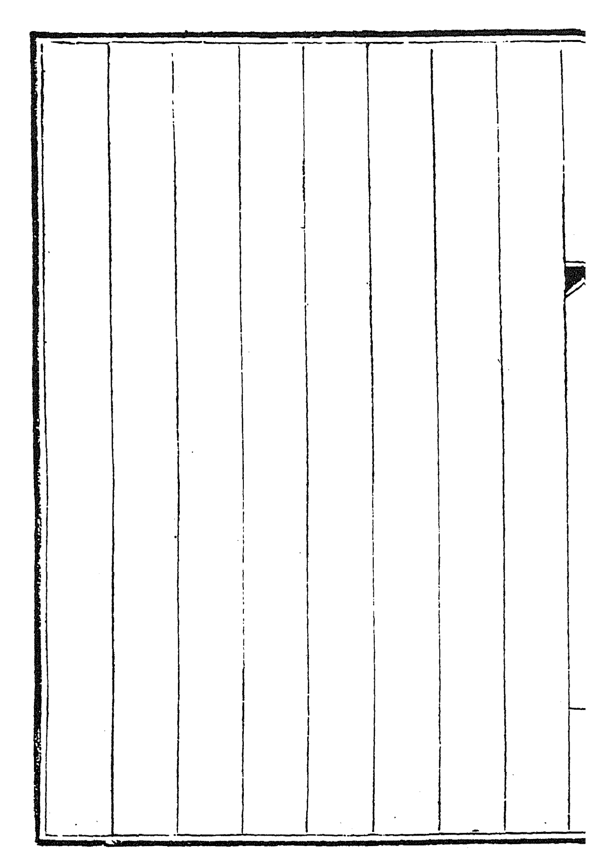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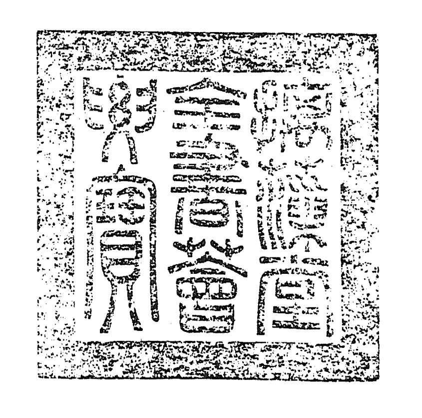
謹案卷二十六第十七頁前七行然自輿說輹之

止刊本脫止字據郭氏易說增

卷二十七第十九頁後六行則據為臣致身盡忠

之道言刊本言訛吉據程子易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魏綿曾